

故乡的河

■ 贾 永

感 念 ——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从空中俯瞰,一北一南,一黄一绿,两条河流犹如穿越济南的动脉——北为黄河,裹挟着黄土高原的苍莽;南为小清河,流淌着齐鲁大地的体温。后者,也是浸润着我的故乡的母亲河。

“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个好地方。青山绿水好土壤,出产小麦和高粱。”儿时初学认字,父亲讲述的便是他当年小学课本中的这篇课文。作为山东版图上唯一一条兼具水陆联运、河海联运、灌溉养殖等多功能的黄金水道,全长237公里的小清河一路向东奔涌,串起济南、滨州、淄博、东营、潍坊5市,注入浩瀚渤海。

相较于黄河的亘古浩荡,小清河的历史不过千年。但这条年轻河流冲刷而出的两岸沃野,与黄河流域一样,激荡着生生不息的文脉,烙印着火火淬炼的史诗。

若将视线投向更加久远的年代,两条河流的命运原本就有过奇妙交汇。

—

1855年,清咸丰五年,几经改道的黄河最终从山东东北部的垦利流向大海。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对齐鲁影响最大的河流为济水。汉初学者缀辑的《尔雅·释水》一书记载,古时中国有“江、河、淮、济”四渎入海。济,即发源于河南济源王屋山太乙池的济水。

建国之初,毛泽东路经济南,时任济南市委书记谷牧:“济南之名缘何而来?”谷牧答:“因在济水之南。”主席诙谐一笑:“济南的根在济源啊。”

《诗经·邶风·邶有苦叶》云:“邶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由此可见,远在春秋时代,济水已显式微,浅处可提衣蹚水而过,丰水时亦漫不过车轮。

东晋时期,济水中游断流;及至北宋,下游渐趋壅塞。宋金之际,官府为广开财源,运输海盐,征召民夫疏浚济水故道,导济南泉水入渠,遂成小清河。此河既开,渤海盐船可直抵泉城。元人于钦《齐乘》载:小清为运盐河,是故又称小盐河。

从元至清,通江达海的小清河始终是山东境内重要的水路通道。“山东齐鲁地,二国蔚相望。官有鱼盐赋,民多粟麦场。小河萦九曲,茂木郁千章。独立更怀古,高歌送夕阳。”明代诗人朱善这首《一斋集丁亥舟行小清河》所描绘的,正是那时的小清河舟楫林立、绿荫夹岸的繁荣景象。

—

延续了古济水流向的小清河,不仅承载着盐舟千帆的繁华,更将齐地古老的文脉传承了下来。

2021年,考古人员在齐国故都临淄,发现了一片面积近4万平方米、由14个单体建筑基址组成的遗址。这里便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

始创于齐桓公田午年间、鼎盛于齐宣王田辟疆时期的稷下学宫,先后存续150多年,兼具研究院、大学堂和官方智库等多种功能。

司马光《稷下赋》写道:“齐王乐五帝之退风,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于是筑钜馆,临康衢,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居。美矣哉!”

百家争鸣,兼收并蓄。在梁启超眼中,稷下学宫的出现“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在这里,教者可以自由择徒、随处讲学;学者亦可自由择师、随处求学。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无论哪家哪派,均可同台竞技。郭沫若称,“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余秋雨认为:“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

文明的种子在历史长河中次第绽放。稷下学宫的余音还在缭绕,向西百里——另一处文化地标又在静静诉说着“伏生传书”的千古传奇。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汉书·儒林传》载: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八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第一期《尚书》,讲述的就是伏生拼死守护这部“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尚书》中华夏九州的家国概念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对伏生传书晁错的情景有着详细记载:伏生传授《尚书》,完全采取口授,因其年老口齿不清,又不会说当时的官话“正言”,晁错听不懂,也就无法笔录。无奈,伏生让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翻译。羲娥说齐地方言,而晁错是颍川人,仍有十之二三听不懂,只是略知大意而已。就这样,伏生一边口授,羲娥一边转述,晁错一边笔录,终将《尚书》记录下来。这就是用汉代通用书体隶书书写的《尚书》。

元代学者李祁在《云阳集》中评价:“汉兴,承秦灭学之后,礼乐崩坏,儒教混浊,而伏生以口授《尚书》为千万经诗之首,其他醇儒士,有节义名检者无代无知。信乎天下之名郡,无以加此。”如此“口耳相传”的文化遗产方式,恰如从济水到小清河的嬗变——河道虽时有变迁,文明的血脉却奔流不息。

“家家泉水入清河,千里长流到海波。”小清河这种以城市岩溶泉群为主要补给源的航运河道,诚全球所仅见,允为世界之最矣,在水利史上极具创新价值。

历史的齿轮转入近代,小清河又一次迎来新生。

1891年,山东巡抚张曜指令时任登莱青道台盛宣怀调集10万民工,再度治理小清河,下游因洼就势、截弯取直,上游延至济南南山,西接玉符河为源。历时3年,终成今日小清河之格局。

1904年,济南成为第一个开埠的内陆城市。与沿海通商口岸多为被迫开埠不同,济南开埠由中国人自主决定。晚清名臣周馥接任山东巡抚后,一改齐鲁“重儒轻商”之风,力主除旧布新,先后在济南设立工艺局、桑蚕总局等,开办缫丝厂、染织厂、金启泰铁工厂、济和机器公司等,为济南迈向工商城市奠定了基础。

同一年,山东境内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全线贯通,位于济南城外的小清河黄台桥码头随之成为集河运与铁路运输于一体的重要枢纽,留下蒸汽时

代的最后帆影。小清河沿岸各港区迅速成为近代工商业聚集区,商贸云集,货积如山,“1600余只大小船艇,往来如织,昼夜不息”。民国初年,人们尚可自济南登船离岸,沿护城河出城直达渤海。

也是在这一时期,小清河中下游博兴、广饶等地的唱艺人摇着小舟逆流而上,把吕剧唱到了省城,使其成为山东最主要的剧种和全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

不过,真正让小清河名垂青史的,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两岸的英雄故事——当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大地,小清河翻滚的波涛又在谱写新的史诗。

三

1937年初冬,三个裹着粗布棉袍的身影踏着提前到来的第一场飞雪,叩响了长山县中学的门环。他们是:抗大第二期学员、曾经担任过红军团长的廖容标,刚刚经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姚仲明、赵明新。

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三人前来与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共商抗日大事。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的马耀南在当地深孚众望,已经秘密团结了一批抗日力量。

1937年12月24日,侵华日军空袭长山县城(今属滨州邹平),国民党军政要员望风而逃。两天之后,共产党人发动黑铁山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宣告成立。

那一天,是冬至过后第四天,黑铁山头长风呼啸,回荡着震天动地的呐喊:“抗日到底!”

黑铁山起义与胶东半岛的天福山起义、泰山南麓的徂徕山起义,并称山东抗日“三山”起义。

黑铁山,小清河南岸30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以盛产铁矿石得名,还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是齐国的冶铁基地。清末民初,德日两大列强疯狂掠夺这里的优质铁矿资源。

星星之火点亮沉沉黑夜。共产党领导的黑铁山抗日武装,从诞生之日就烙上了铁一样的信念。虽然这支队伍仅有3支步枪和8把大刀,但他们坚信,如同小清河水能够冲开冬天的冰封,抗日的洪流终将成为吞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第五军的抗日第一战,选择在小清河一段“之”字形的河道。

1938年1月19日,廖容标带领40人的队伍,悄然埋伏于河边芦苇荡。听说家乡有了打鬼子的队伍,船工们慷慨献出两条木船,横在狭窄的河道之中,用铁锚固定在了两岸的冻土上。

中午时分,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汽船驶进包围圈——隐蔽在芦苇荡中的土炮突然开火。平日里如入无人之境的骄横日军没有料到,有人竟敢在小清河上伏击他们,待到举枪抵抗,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战,击沉日军汽艇1艘,缴获电台1部。事后查明,被击毙的12个日军中,有1个旅团长、1个联队长和1个高级参谋。这伙日军刚刚在济南参加了重要会议,返回途中全部丧命小清河。

第五军一战成名,不到半年,就集合起一支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1938年6月,第五军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任支队司令员,从延安派来的抗大第三期学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下辖5个团。

一处处河汉,成了天然屏障;小清河

两岸,一次次创造平原抗战的经典战例。1939年6月6日,刘家井子之战,第三支队以3000人兵力与5000多日伪军激战一天,取得毙伤敌800余名的战果……

1944年1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开辟的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成为横跨小清河、黄河的山东最大平原抗日根据地。

然而,最先举起小清河畔抗日义旗的马耀南,却再也看不到这方大地上越烧越旺的抗日烽火了——1939年7月22日,37岁的马耀南遭遇日军突袭,英勇牺牲。1942年,朱德总司令在《胜利在望,团结向前——为纪念抗战第五周年而作》一文中,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牺牲的70位著名烈士,马耀南位列其中。

黑铁山起义后,二弟马晓云、三弟马天民变卖家产,跟随长兄马耀南加入抗日队伍。1939年10月14日,曾经担任过第五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马天民壮烈殉国,年仅29岁;1944年8月10日,38岁的清西公署专员兼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马晓云,血洒抗日战场……

2015年9月3日,马耀南之子马立修出现在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受阅方阵中。当70面英雄的旗帜飘过天安门广场,80岁的马立修仿佛看到了父亲和叔叔血染战旗的悲壮一幕……2019年9月,新中国第70个生日前夕,《一马三司令》搬上屏幕。马氏三兄弟前赴后继投身抗战洪流的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

铁山苍苍,清河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抗战期间,21000多位英烈牺牲在这方土地上,仅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116名。

今日黑铁山主峰,两块步枪塔的花岗岩组成高大的纪念碑,一把闪着亮光的刺刀直冲云霄。退休之后,马立修回到家乡担任黑铁山爱国主义基地义务讲解员,为年轻一代深情讲述老一辈的英雄故事。一首诞生于80年前的歌谣,仍在小清河畔广为传唱:“马家三兄弟,抗日心最齐。专打侵略者,护民志不移……”

四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国宝级革命文物: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

1975年,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党员,将一个包了几层油纸的小纸包交给了广饶县文管会。经党史专家鉴定,这是一本印错了书名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出版,因校对疏忽,书名中的“共产党”三字印错了。

1926年春节,26岁的女党员刘雨辉从省城济南回老家刘集探亲,将这本《共产党宣言》带给了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刘良才。1931年,刘良才调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临行前,他郑重地把这本书转交给了支部委员刘考文。

白色恐怖已经笼罩山东城乡。刘考文预感到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便将此书交由地下党员刘世厚秘密保存。

不久之后,刘良才遇难,刘考文被捕。刘世厚把书用油纸精心包好,封藏在房屋山墙的雀眼里。抗战之初,疯狂“扫荡”的日军到刘集村烧杀抢掠,刘世厚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海,抢出了这本差点就要被大火吞噬的《共产党宣言》……

一本《共产党宣言》的曲折经历,就是小清河两岸守护革命火种的一个

缩影。

博兴县东王文村,清河平原的一个小村庄。1940年3月3日,八路军挺进小清河以北的第一场艰苦鏖战,就发生在这个村庄。整整一天一夜,70名八路军官兵顶住了500多日伪军的8次疯狂进攻,21名官兵流血牺牲,村子中的老百姓却无一伤亡。

指挥这场战斗的是清河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马千里。

马千里是我奶奶的表兄,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奔陕北红军。全国抗战爆发后,马千里回到家乡,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独立团政委。我奶奶的弟弟,我的两个堂爷爷、一个堂伯伯和一个堂姑姑都跟着马千里参加了八路军。

1991年,我向马老问起了一个问题:“小清河两岸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濒临渤海水位低,无法像冀中平原那样挖地道,八路军依靠什么抗击日军?”马老回答:“小清河中下游的长山、博兴、广饶、寿光等地,共产党活动早、群众基础好、抗日热情高,虽然没有山地作掩护,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

他举例说,东王文村之战,看似只有八路军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实际上村子里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参加了战斗,老百姓家家户户打通院墙,形成了一处“轱辘把”式的胡同网,“正是凭借这样有利的地形,八路军如鸟投林,日伪军被动挨打”。

我的母亲曾经讲述过她4岁时的一段亲身经历。1943年春夏之交,2万日伪军重兵“扫荡”清河抗日根据地。作为武工队员的外祖父跟随八路军小分队与日军周旋,担任妇救会长的外祖母留在村子照料八路军伤员。日军一次次“拉网围困”,缠了一双小脚的外祖母一次次掩护伤员东躲西藏,担心我母亲的哭声招来日伪军,外祖母只好让我母亲长时间含着一块窝窝头……

小清河畔,写满了军民之间生死与共的故事。革命战争年代,清河根据地20万子弟兵参军,82万民工支前;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小清河两岸成为解放军巩固的大后方,向前线运送军粮2.7亿斤,占山东全部支前用粮的三分之一;从这里走出一支支队伍北上南下,纵横驰骋新的战场。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用血肉之躯证明了:大平原上的长城,是用人心筑成的。

五

2015年1月,病榻上的黎汝清嘱托我写一写小清河。

1944年7月,17岁的黎汝清考入清河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以马耀南烈士名字命名的“耀南中学”,第二年参加八路军。这位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闻名全国的作家有一憾事,未能在有生之年创作一部与这条家乡的河有关的作品。

10年后的这个春天,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小清河。这也是我相隔45年,再一次走过这条母亲河。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新时代的小清河正在焕发勃勃生机。曾经中断的航运恢复全线通航;曾经污染的河面再现碧波清波。畅游在小清河畔,两岸梨花洁白似雪,千里原野波浪翻滚。驶向大海的货轮惊飞芦苇丛中的水鸟,阵阵汽笛声仿佛还在重复父亲当年教过我的童谣:“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个好地方……”

风雅颂 —— 情至心处诗最美

脊 梁

■ 夏泽华

自然天地间
手掌上的裂谷生长出嫩芽
他俯身倾听泥土的心声
指纹与穗叶叠影成新的密码
春光里
他把自己播种进土里
长成层层稻浪

铁锤叩醒群山
劳动者的双手嵌入大河
焊点迸穿黑夜的幕布
工具箱里迸出星火
点燃银河
每个铆钉都在重复
五星的光辉誓言

钢铁丛林中
脚手架在云端开出花
焊点压实砖块与水泥的缝隙
断裂的手掌中大楼如春笋拔节
朝阳升起
他们为万家灯火
砌起遮风挡雨的高墙

锤子和镰刀奏响冲锋号
有力的臂膀举起山河
钢铁意志在血脉里拔节生长
扳手上的老茧
黑板槽里的粉笔屑
在田间播洒汗水的人
把焊缝绣成铁甲的人
用钢筋水泥浇筑城市的人
他们站立的地方
长城正长出新的脊梁

永恒的铁

■ 峭 岩

我是说,在我们分享生活的时候
总会想起昨天,想起那些走远的往事
比如犁铧和子弹,依然在时光之上
它们蠕动着,弯曲着,躺在山坡上
吞吐着历史的光芒

从那里跃起的枪支和骨头
走向远方
时代的大潮来了
高楼包围了它,铁路越过了它
然而,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标记

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们
历史是由无数个喋血和牺牲组成的
犁铧是一个雷与火的遗痕
它承载过祖国的疼痛
它已悬挂在时光之上
望着我们筑路、架桥、缝制衣裳
又不时输送精神的光芒

在我们宁静的家园上方
一枚子弹亮,醒着
它不会死亡,一直醒着
在时空的明暗里
它是一种信仰
它是永恒的铁
它是兵书,它是人类改变世界的宣言

我知道,在它的前方
是狰狞的牙齿和魔爪
在它的后方
是一片宁静的田野和湖水
我愿意和它谈论过去,也交换思想

我打开想象,放牧我的诗歌
去瞄准黑暗的靶子和狼的眼睛
让我们时时刻刻
把这警世的大钟,撞响!



长 征

第 6446 期



小清河流淌过希望的田野。

王成健摄

